

A black and white line drawing of a woman standing, fac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She has dark, wavy hair and is wearing a long, sleeveless dress with a plaid pattern. Her hands are clasped in front of her. The drawing is simple, with clean lines and no shading.

小舞台訂本已經出書

點做去，所以瓦特發明
了蒸氣機器，安迪生發

每册售洋四角

南斯拉夫懼內者
與妻宣戰

基本規律四條
密防悍妻破壞

世界新聞社南斯拉夫京城訊）南斯拉夫之怕老婆丈夫，近在查立不勞地方，新組織一會，估計爲求解放故，一致與妻宣戰，會員十五名，發誓遵行下述規條，（一）除妻患病時，丈夫不爲任何家庭工作，（二）出門必須獨行，至少每星期一黃昏與好友（男或女）共處消遣，（三）回家時不必將如何消遣黃昏，報告妻知，（四）每晨餐，必須妻相陪，如可能時，並令妻親手作餐，以上四條，俟會員全體公認後，該會將訂規條，以保障會員自由之逐漸擴充，以至完全解放而後已，該會會員籌及開會地點，在勢力家鞏固時，嚴守祕密，以防爲悍妻探悉，致遭破壞云，

小舞台
梅亭宴

（劉介）董車騎（關張介）叫不應了（劉介）董國舅，（關張介）去逮丁（劉叔板）嗚呀，我朝中的好忠良呀，東方發白日影紅，董車騎爲國失精忠，我疑他他疑我語言相騙，兩來都怕口與戎，（關）大哥欽把血軍鋒（張）總要有權柄在手中，（劉介）事也忙上，有刀才得殺

，勞筋骨體才充，非是兄早晚無事愛播種，醉翁之意（賢弟呀）不在酒中，（未完）

聞……所
未……聞
玉蜀黍變人形（續）
無論那一種東西，
窮其本末，必有一定原

人，弟兄們總要靜候才
是呀，天已大明，兄也
不安睡了，還是後園去
種菜罷（跟介）噫怎麼還
要種菜，（對介）你不要
性急，少時還要與兄担

謎？

（一）子……………（二）
……………（四）好
好……………（七）好子

兩撇水來（張介）好嘛
俺老張今年也想做官，
明也在想做官，到如今
兩成個見鈕到了（兩介）
二弟，大哥自有道理
（張介）有甚麼道理，青
菜裏，白菜裏，統轄菜
園池一帶等處，道有兩
二里，三弟呀，你不要
忘了，客人籬下遭厄難

植物異象

石榴二度開花

梨樹再行結實

江安通信，城內南門朱宅，栽有石榴一株，五月開花，今時屆八月，又復重開，甚極華燦奪目，而南鄉留耕塢閔東生家梨樹，本春開花結實，而今又花開甚繁，結實如網，觀者咸稱爲異，姑誌之以博植物學家之一研究，

，當發東正署警士瞥見，即上前干涉，乃該鄭曉臣不惟不遵反大罵警士。當經警士擋護回署，訊明不虛，當處以罰金洋三元，取保釋放云。

營長靈柩
前担任東門城防廿
一軍模範師營長聶少卿
病故，昨由其眷屬扶柩
由東路入城穿出北門
回廣漢原籍安葬警備部
特派軍隊護送云。

電影院

懇免附捐

此間新開電影院等，以近年以來，去歲省城巷戰，受損不小，今歲毗河之戰，影響尤巨，今成都市政府籌備慈善事業款項，於每張票上增添附加捐款實無力負擔，昨擬呈向市政府懇請豁免云。

摸包賊
竊洋被獲

昨日此間祠堂街西八署，拿獲偷竊聚興誠銀行，竊賊一名胡德三，以銅元易銀元，將督辦署政務處，建設科科長余白滄，偷票竊去三百元，當被該署巡官巡街瞥見，拿獲回署審訊，供認不諱，當即轉送

孫濟棠
提倡林業
近有孫濟棠君，提倡實業以裕民生計。特於傳家壩成立苗圃一所，現栽植各種果木，約數萬株，並聘北平先農墾殖有大批除虫藥，以防虫患，不久即可成林云。

宗朝祥

上海療肺久咳丸
每瓶大洋五角
此丸專治久咳不愈，不論新久，一服即效。凡患此症者，請速購服，以免延誤。每瓶大洋五角，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聞新都成

光明影院
淘金記
包廂四角
男賓座二千四百
女賓座二千四百
兒童座一千二百
九月廿二號特
智育影院
萬里征魂
包廂四角
男賓座二千四百
女賓座二千四百
兒童座一千二百
九月廿二號特
小舞台
梅亭宴
票價每位二百

愛國歷史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長篇小說 第九回

且說武定，自徐公命，第二天早晨，代起兵丁，就把二龍莊圍住。親自進莊拿人。惟獨龍彪，這日適逢其會，未在家中。只把龍云，同一個賊黨，只要在莊上的。一個都不肯跑脫。當即鎖押着，蓋往潮陽鎮而來。剛到半路，便遇着李青義，押着杜大章等，一起賊黨到來。於是大家夥，攔一起，羣起前進。到了節度使駐節地點，由巡捕官通報進去。徐公心中大喜。立時吩咐將龍杜各首要罪犯，同米文魁，立刻上四，裝進木籠。且候明日，一同押解起身。到長興辦理。這時蕭方鄧子云也從丹鳳嶺回來了。徐公一一的傳見，問各人所辦的事。俱已辦妥。徐公點頭稱善。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早晨，武定完全身貫甲，前行引導。兵士扛着囚籠，蕭方李義等，在側旁緊緊跟隨。四圍精兵護着，隊隊前行。接着便是節度使的護衛隊。保護着徐公的大轎。後面徐軍徐與，騎馬跟隨。直望長興縣而來。徐公正要上轎之時，一眼瞧見徐軍，抱着印箱，頓時心中一觸，便向徐軍道：「印箱關係重大。你這印箱，怎好行路。快交與巡捕官保管着罷。徐軍便將印箱交與歐陽朋，歐陽朋連忙接過，攬在身上。徐公道：「你可快快前行。先到長興縣，會同知縣，將行臺安置停當。本使到時都有賞的。」歐陽朋聽罷，那敢怠慢，立時翻鞍上馬，加鞭趕到長興。心想：節度使一時向小能到，不如此先回家去，把印箱放下，再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商量不遲。想罷，便打馬回家。將印箱交與妻子，命他看好。這才回身。來會知縣。將徐大人到長興來的話，說了一遍。叫他們將行館佈置停當，以免臨時措手不及。萬一徐大人降罪下來，對於前程，大有妨礙。知縣聽了，留在署內吃飯。席間又與他賀喜，說道：「足下如今，是節度使身邊的人了。近水樓臺，將來定容易陞遷的。足下的官運，真是亨通，許

精衛駕鸞譜

在精衛十六歲時，其兄兄曾訂婚於劉氏，迫在學東，與孫黃諸君組織同盟會，舉動漸為內地所聞。在慮以此株連家，乃賄書訣別家庭，其家人以書示劉，劉氏之長兄，遂退還聘書定禮等，兩家婚約，自是解除。迫洋禮事敗之後，在由文事鼓吹，而入於實行，犧牲之念至堅，且以別家之故，無復娶妻之念。黨中人有人美其品節，欲附為婚者，在一切謝絕之。後在友人言，劉氏於退婚後，曾為其女論婚他姓，女不欲遂中輟，慨然曰：此非情理所宜也。思以書曉之，然生與劉氏女之婚約，非彼此以愛情締結，乃兩家家長所訂定，今婚約既解，在循俗例，與女未通音問，更無可以投書之理，乃為書寄女之兄某，述婚事以愛情與名份為原素，今者名分既絕，彼此又夙無愛情，不宜再生纏葛云云。某不報，注自是絕意劉

何婆婦

鄉人張少儒，家貧，以舌耕為業。妻，僅免於凍餒，已有子，既而幼兒長，少子生，長者進事，少者扶育，生齒既繁，乃不能維其

飛俠十三娘

劍俠武術 長篇小說 二四 飛俠十三娘，全不見饑餓之容，單人傑道這只望他知難而退，或別有官兵來到，可以乘勢衝出。那知日子越久，賊匪來得越多，那些吃糧不做事的官兵，竟不知跑到那裏連影兒都不見，大家相持了許久，各不相下，一夕三更時分，單人傑帶着荷小姐登牆巡哨，行至東南角上，猛見一個人在那裏窺探，單人傑道：「奸細賊間是誰，那人便似輕燕掠風，聲才一躍，已到濠溝彼岸，轉瞬一見，那心想：這賊真善於用兵，我因這東南角一帶，濠溝深闊，無須多派人守禦，不料竟在這裏窺探，幸而

多人，用銀錢鑽營都還靠不住，以誤總望，遇事通知一聲。原來這知縣，名叫吳仁，平日仰承米文魁的旨意，怎說怎辦。如今聽得米文魁，已假節度使拘押，眼見靠山崩倒，心中十分着急。萬不想沉寢歐陽朋，會陞了巡捕官，以為汎官，必同節度使有點瓜葛，不然就是有替他說話。滿想借此機會，結交他，因此，便把他視為上賓款待。誰知歐陽朋見知縣如此優待，心花大放，公然自己認為是節度使的紅人。將來只要他為力的地方，無不竭盡棉薄。信口吹起牛來，說來又大又笑。徐大人不獨委我當巡捕，并且將印都委我監管。說着嘻嘻哈哈，就像好生得意一般。吳仁本是老奸巨滑，一聽此言，心想：這巡捕的事，非親信人不能執掌。怎麼會委他。便對歐陽朋道：「這件事非同小可，責任異常重大，你到要處處注意，設有差錯，性命難保。歐陽朋聽了，便有些着急起來，連忙告辭，要回家去守印了。這歐陽朋妻子，是小家出身，見丈夫抱個箱子回家，不知內面裝的甚麼，便暗將印箱打開，見內面放着一塊，似鐵非鐵似錫非錫的東西，自己認不出來，心想這東西，既用箱子裝着，必定是件寶貝。便拿在手內，玩了一陣，忽然想起：人家說的烏金，恐怕就是這個了。現在有了烏金，這還了得。一時心花怒放，又怕丈夫拿走了，便暗藏起來。直等歐陽朋回家，看見印箱，業經打開，不見印信，頓時急得跳足。問他女人：「他女人便不承認，兩人大鬧一陣。他妻子反轉大哭起來，驚動一般僕人，都來勸解。問起原由，才知印不見了。內面一個僕人道：「我少爺，玩着有一塊印，不知是否。歐陽朋急道：「你快去與我拿來。僕人連忙呈來。歐陽朋注意一看，正是山東節度使之印。不由驚喜交集，心中好不快活。連道：「這是大印的印。如其失落，性命難保。他妻子說道：「這個是你前日代回來的，一個包袱內，包着的，又不是那個箱子內面的。歐陽朋道：「管他那裏的，只要有印，就萬事全休。說罷，將印揣在懷裏，隨時提防着。專候徐大人到時接差，提

未完